

山房隨筆
山居新話
東園友聞

就日錄
遂昌山人雜錄
農田餘話

閒居錄
雪履齋筆記
東南紀聞



東
園
友
聞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山房隨筆（及其他八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67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學海類編歷代小史
古今說海皆收有此
書說海在前故據以
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東園友聞一卷

不著撰人名氏。載曹溶學海類編中。所錄皆宋元間事。核檢其文。卽剽剽孫道易東園客談。改題此名也。

東園友聞

昔見周草窗先生弁陽客談。有信義湯一服。蓋修竹先生筆也。其方云。信義等分。每晨至暮。服之無數。自然心廣體胖。積以歲月。日用常行。惟信義是服。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。草窗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。

虎林先生所書客談。皆六經語。而於儀禮尤致意焉。觀此。則先生之學可見。先生嘗爲困學老人館賓。鮮于深敬之。教其二子。鮮于聞先生之訓。其學益進。先生戲曰。吳教其子。乃教其父。相與一笑。虎丘盛元仁也。

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。行義聞望。著于東南。國初金宋諸老宗之。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。淚溼黔婁被。情傷郭泰巾。觀此。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。所謂獨行不愧影。獨寢不畏衾。先生其人也。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。一毫不苟取。趙承旨嘗爲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。先生悻然怒曰。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。觀此。則其剛介可知。當時承旨爲司徒。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。是日先生在陳。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。勸先生受。先生卻之愈堅。聞先生之風。謾墓而求金者。寧不自警乎。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。薄糜不繼糗不裹。謳吟猶是鐘球鳴。嘗語惟善曰。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。曲江錢惟善書。

世祖暮年。桑哥專權納賄。中書之政漸弛。上初不知也。時徹里爲御史中丞。力言之。至再不聽。且怒。命速古而赤批其頰。遣之一日。上方燕坐便殿中。徹里公入。上作色迎謂之曰。徹里又欲言桑哥耶。公曰。然。臣諱思之。國家置臺諫。猶人家畜犬也。譬則賊至而犬吠。主人不見。乃籛犬。犬遂不吠。豈良犬乎。上悟。頷之。

未幾桑哥敗。噫。使臺諫一如公。天下寧有亂耶。

仁廟潛邸日。奉太后在懷孟。蛙蟄之夕。暑雨方霽。羣蛙亂鳴。閣閣不少休。兩宮遂旦不寐。翊日。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。吾母子方憤憤。蛙忍惱人邪。可往他處鳴。毋復留此。自是至今十餘年。蛙不再鳴。越明年。仁宗入京。誅安西王。迎武宗於北藩。入繼大統。時至大元年也。聖人所至。山川鬼神陰來相之。況魚蟲之微。有不從令者乎。因書以廣異聞。至正庚子七月晦全思誠書

至順庚午。赴南宮。嘗侍虞奎章坐。談及東平富人新居落成。有丘真人者。道行重一時。凡欲徵福利者。慕其道爭迎致之。幸其一至。咸自慰足。富人以禮致真人。將冀一言以頌其居。真人既入室。默不一語。輒以所持鐵杖。於牆壁窻戶。頗毀裂之。亟出。富人快快。率家人羅拜。以希解悟。真人曰。若室完美。蔑以加矣。雖然。完必毀。吾不先毀之。若將無以圖厥終。今毀矣。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。克保全之。則若與若子孫。庶幾歌斯哭斯。永終無替。富人悅服。

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爲璋言。參政王公繼學。自筮仕京師。遊宦四方。久去鄉里。及拜中書參議歸省。逮里門。舍騎徒步。遇長者輒拜。過市有老翁坐肆。公趨拜肆下。翁倨坐曰。小大北方卑久不見汝。汝來奚自。公曰。自京師。翁曰。仕否。公曰。忝參議中書。翁又曰。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。公遂巡拜謝。翁倨坐如故。吁。中原習俗之厚。王公謙德之隆。君子所樂道也。

余客京口。聞有閔仲達。陳子方者。幼同讀書。長同習吏事。又同籍杭郡吏。循次錄敘。則陳在先。閔乃以計

先之。陳終無幾。微怨嫉意。適故人約陳偕入京。達官貴卿交薦以仕。尋僉憲浙西。閱方以日月陞據憲府。聞陳之來。歎曰。何面目是之。稱疾不出。陳下車亟問吏曰。閔仲達何不見耶。咸以疾對。陳曰。非疾。憚我也。我將見之。及其門。閔皇懼出肅。陳曰。吾與君交至深。願至篤。君昔先我而吏郡者。命也。非此。吾所就寧至是耶。今又幸同處。苟有未至。方賴於君。何稱疾爲。宜亟出。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。

顧德玉。鵠李人也。其父南山。嗜浮屠。至舍其居爲白雲菴。以宅學佛者。德玉獨好諸經子史。習古詩文。與儒者游。嘗從觀光余先生學。觀光老無子。德玉養焉。一日。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。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。凡轉於身者。皆致其誠焉。後迎其喪以歸。置之正堂。躬服斬衰苴履。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。朝夕哭踊。旬必祭奠。哀之若喪父然。越三月。負土築隴。隴成。葬之。復結廬墓側。居三年而後已。歲時之享弗替也。或曰。古者爲師服心喪。未聞爲齊斬以喪之也。德玉曰。否。民生於三。師居其一。於父何異。吾所以爲此者。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。

劉信甫。廣陵人也。個儻尙氣。不事小節。然重厚少文。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。曹氏將死。以孤屬信甫。信甫撫曹氏孤。幾冠。孤之季父欺其幼。且利其貲。乃陳于郡曰。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。未析。皆爲姪所據。願中分之。郡守劉知其詐。乃直曹氏孤。季之子。慚毒其父。父死。陳于郡曰。弟殺吾父。郡長馬馬火者。始蒞事。與守有隙。疑守受曹氏孤貲。欲置曹氏孤法。并得以中守。引致百餘人。捶擊無算。皆自認服曰。曹氏孤使某殺季。郡守受曹氏孤貲若干。未致信甫。欲其無兩辭。以成獄。拷楚萬狀。身無可擊者。信甫曰。殺若

季者某也。曹氏孤實不知。郡守卽無貽。密使置曹氏孤于京。匿之大家。使勿出。謂之曰。事畢而後歸。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。從減死論。旣出。卽詣京師。叩蹕自陳。卒置郡長于法。守復其官。凡獄認道理費。以鉅萬計。曹氏孤歸。計其費以償之。信甫笑曰。奴之富。皆主之餘也。脫主於厄。分內事。詎敢以費求償哉。卒不受。聞者莫不重其義也。南北之士。或貧不能自給者。信而不問識與不識。無不周給之。亦不責券。嘗遊吳中。以百金加東帛致余淑其子。余以母老辭焉。

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。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。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。有王婉儀者。題滿江紅于驛云。太液芙蓉。渾不似舊時顏色。曾記得春風雨露。玉樓金闕。名播蘭簪。妃后裏。暈潮蓮臉。君王側。忽一朝。鼙鼓揭天來。繁華歇。龍虎散。風雲滅。千古恨。憑誰說。對山河百二。淚霑襟血。驛館夜驚塵土夢。寶車曉轉關山月。只姮娥相顧。肯從容。隨圓缺。或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。夏五月二日。兩后抵上都。朝見世皇。十二日夜。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。安康夫人朱氏。與二小姬。沐浴整衣。焚香自縊死。朱夫人遺古詩一篇於衣中云。旣不辱國。幸免一身。不辱父母。且不辱親。藝祖受命。立國以仁。中興南渡。計二百春。世食宋祿。羞爲北臣。大難旣至。劫數回輪。妾輩之死。守於一貞。焚香設誓。代書諸紳。忠臣孝子。期以自新。時皆服其貞烈。此四人者。視前日之託隱憂於文辭者。相去固萬萬矣。是年丞相偏師狗地至台之臨海。民婦王氏者。美容。被掠。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。婦誓死不可。自念且被汙。因陽曰。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月。乃可事主君。千夫長見其不難於死。從所請。仍使俘婦雜守之。師還挈

行至嵯縣。過清風嶺。婦仰天竊歎曰。吾知所以死矣。卽嚙拇指出血。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。君王無道妾當災。棄女拋男逐馬來。夫面不知何日見。妾身料得幾時回。兩行清淚頻偷滴。一片愁眉鎖不開。回首故山看漸遠。存亡兩字實哀哉。自投崖下以死。死之日抵今日八九十年。石上血起如始寫時。不爲風雨所剝蝕。僕昔過其下。尙能讀所寫詩。嵯丞謝端爲之立祠。刻碑於死所。白野秦不華兼善公守越。立廟像享之。鄉人私表曰貞婦。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爲記。郡上其事於朝。未報。噫。使公卿將相。貞守一節。若此數婦者。豈有賈降覆國之禍哉。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。

周君景遠。馳爲南臺御史時。分治過浙省。日與朋友往復。其書吏不樂。似有舉刺之意。大書壁上曰。御史某日訪某人。某日某人來訪。御史忽見之。呼謂曰。我嘗又訪某人。汝乃失識。何也。第袖書之。因復謂曰。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。正欲爲五常綱維也。使我今日絕故舊。是爲御史而墜一常。其可乎。寧不爲御史。不可滅人理。吏赧然謝服而退。南村陶宗儀書

杜清碧先生。本以翰林待制。聘至杭。日有所編五聲韻。自大小篆隸。以至外化蕃書。及國朝蒙古新字。靡不收錄。題曰華夏同音。一日。康里子山平章公。夔夔見訪。語及聲律之學。因問國字何以用司。喉音有字爲首。先生答曰。正如嬰兒初墮地時。作此一聲。乃得天地全氣也。平章甚善其說。

唐建中四年。李希烈陷汴州。復遣兵數千人。抵項城縣。蓋將掠人玉帛妻女。縣令李侃不知所爲。其妻楊氏曰。君縣令也。寇至當死。力不足。死焉。職也。君如逃。則誰守。侃曰。兵與財俱無。將若何。楊氏曰。若不守縣。

吾民爲賊所得矣。今倉廩皆積也。府庫皆財也。百姓皆戰士也。重賞罰以令士。其必濟。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。楊氏曰。縣令民主也。然歲滿則罷去。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。宜相與致死以守。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。衆皆泣。許之。乃誓曰。以瓦石中賊者。與之千錢。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。與之萬錢。得數百人。俾率之以登城。楊氏親爨以食之。無少長。必周而均。使僦與賊言曰。項城父老。義不從賊矣。皆悉力以守。賊得吾城。不足以威。不如亟去。徒失利無益也。賊衆皆笑。忽流矢誤中僦手。僦傷而歸。楊氏曰。君不在。則誰固守。與其死於城戰。不猶愈於家乎。僦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。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。墮馬死。卽希烈壻也。賊勢沮。遂相與散去。項城之人得保完。刺史上僦之功。超遷緒州太守。嗚呼。婦人女子之德。奉父母舅姑。盡恭順和柔者。則賢矣。守土保民。忠誠勇烈之道。此公卿大臣之難事。斯時也。憑堅城深池。儲畜山積。財貨自若。冠冑服甲。負弓矢而馳者。不知幾人。其勇不能自守。其忠不能以自死。棄其城而走者。舉若是也。彼何人哉。楊氏婦人也。孔子曰。仁者必有勇。楊氏當之。

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。被虜來杭。居韓蘄王府。自岳至杭。相從數千里。相與數月。虜欲犯之。屢以巧計得脫。一日。虜必欲強污之。度不可脫。乃謂曰。俟我祭亡夫。謝絕之。可事汝。虜喜而然之。遂嚴妝焚香祝畢。赴池水而死。將赴死之際。題滿庭芳一闕于府壁云。漢上繁華。江南人物。尚遺宣政風流。綠窗朱戶。十里爛銀鉤。一旦刀兵齊舉。旌旗擁百萬貔貅。長驅入。歌臺舞榭。風捲落花愁。清平三百載。典章文物。掃地俱休。幸此身未北。猶客南州。破鑿徐郎何在。空惆悵。相見無由。從今後。夢魂千里。夜夜岳陽樓。余至杭聞

徐子祥言之。徐正蘄王府鄰。尤及見其親書。後宣伯裝先生亦言。正與清風嶺同。所謂一時一事也。

江陰人李安撫。歸附于元。後諡恭敏。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。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。土木一新。視昔有加。有客語薛云。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。恐非君所宜也。薛深然之。指恭敏之族尊行者。惟唐卿可主其事。乃貽以錢百緡。李欣然微之。是夕。李嚙語呻吟甚苦。妻急呼之。覺曰。我夢見袍笏大官。自云是我祖。責我不能世守其業。又毀其坊。且罵且撻。我負痛號泣。故致此耳。語既。暴死。莫救。越明年。城燬于兵。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。

江東信州。故宋時取土築城。爲濠百畝。渺然有江湖之意。遂名南池。中有地。可架屋數十楹。舊爲州民某氏居之。有年矣。歸附後。滅微來監。是郡。遂有其地。春夏之交。每苦羣蛙聒人。然無術以去之。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。用以此告。廣微以瓦片朱書篆。使人投於池中。曰。羣蛙自此毋作聲。於是寂然。至今絕無蛙鳴。亦可異也。

友人唐伯剛曰。北方凡阜鵬作巢。所在官司。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。若三枚。必設置以守之。及其出。乃一狗也。取而飼養之。長則獻於朝廷。與常狗無異。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。田獵之際。鵬則上飛。狗則陸行。所逐同至。名曰鷹背狗。蓋凡物生三子。必有一異。惜人未有聞焉。偶記于此。寶谷邵

龔余遊學金陵日。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。起巖曰。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。涵養得熟。家業不患不成。功名不患不至。學問不患不精。上而天子。下而庶人。何莫不本於四者乎。余旦旦而思之。

四者根於心。內有所主。則揖讓進退合其節。動用制作得其宜。取予得其當。剛介有所守矣。內無所主。則傲縱自肆。譁張貪暴。不可勝言矣。驗諸行事。觀諸人品。於是言而益信。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。斯言咸有源委。近避處江村。嘉言日無聞。因是而書以自警。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。建江東書院以處之。學徒如雲。衣食或不充。咸資於王。程先生喪偶。有孤女。一如己女。豐其廩。具以遺之。王江東名士也。近隔於兵。重爲斯文惜。其谷郡煥識

上海民有以謠詐而致富者。丙申夏四月。其居燬于兵。爲卒所執。索窖藏物。民給之曰。此非我居。我逃難至此耳。我居距此纔百餘步。汝欲窖。可同往。卒然之。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。發地數處。終不得窖。卒知其給。已怒而殺之。

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。適一人垢衣弊屣。如屠沽者。自外至。翁肅容而起。迎之上坐。退而拱立。其人曰。汝坐。翁乃坐。客問翁曰。彼何人耶。翁曰。某族叔父也。客哂之曰。吾族則無此。翁曰。但君族未廣耳。客大慙。宋太學生會稽唐珏。字玉潛。嘗至元戊寅冬。楊璉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。至斷殘支體。擢珠襦玉匣。焚其崗。棄骨草莽間。唐聞之痛憤。亟貨家具。得白金百星。許執券行貸。又得百星。許乃具酒醪。市羊豕。飲里中少年。唐具告以願收遺骸。共瘞之。衆歡諾。一少年曰。事露奈何。唐曰。余固籌矣。今四郊多暴骨。取竄以易誰其知之。乃斲文本爲櫬。紉黃絹爲囊。各署其表曰。某陵某陵。分委而散遺之。絕地以藏。爲文而告。詰旦事訖。來集。出白金羨餘酬之。戒勿泄。越七日。下令褒陵骨。雜置馬牛枯骼中。造塔錢塘以內之。名塔曰鎮。

南杭民悲不忍仰視。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。後數年。人始有傳唐之高誼。由是玉潛義風震動。唐復有夢中詩四首。其一曰。珠亡忽震蛟龍睡。軒弊寧忘犬馬情。親拾寒瓊出幽草。四山風雨鬼神驚。其二曰。一杯自築珠丘土。雙匣親傳竺國經。只有東風知此意。年年杜宇泣冬青。其三曰。昭陵玉匣走天涯。金粟堆寒起暮鴉。水到蘭亭轉鳴咽。不知真帖落誰家。其四曰。珠龜玉雁又成埃。斑竹臨江首重回。猶憶去年寒食節。天家一騎捧香來。葬後。又於宋常朝殿。掘冬青樹。植于所函土上。作冬青行二首。曰。馬箠問麟形。南面欲起語。野麕尙屯東。何物敢盜取。餘花總飄蕩。白日哀后土。六合忽怱事。蛻龍掛茅宇。老天鑒區區。千載護風雨。又曰。冬青花。不可折。南風吹涼積香雪。遙遙翠蓋萬年枝。上有鳳巢下龍穴。君不見犬之年。羊之月。霹靂一聲天地裂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溫如。溫如乃玉潛之子。故其事詳。謹用書之。華亭夏頤